

上 编

“世界公民” ——茨威格其人研究

第一章 维也纳情结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 年 11 月 28 日出生于历史文化名城维也纳。茨威格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维也纳度过的。

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奥地利位于欧洲中部，阿尔卑斯山横贯全境，多瑙河流经奥地利北部。维也纳位于奥地利东北部、多瑙河畔。它不仅是欧洲历史文化名城，还是欧洲大城市和铁路枢纽、多瑙河上的重要港口。据史料记载，从新石器时代起，维也纳便有了人类居住的遗迹。公元前 1 世纪，罗马人吞并了维也纳，成为罗马帝国的要塞。公元 881 年，它第一次以“维尼亚”这样的名字出现于文献记载中。1137 年，维也纳正式设为城市。1558 年至 1806 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都城。1866 年普奥战争失利，第二年被迫与当时作为奥国一部分的匈牙利签订了协定，建立奥匈帝国，维也纳成为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匈帝国瓦解，维也纳成为奥地利首

都，一直延续至今^①。维也纳作为一座具有两千年历史、历经沧桑的首都，其历史是十分悠久的。

维也纳不仅是茨威格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而且还是他终生梦绕魂牵的精神家园，以至于铸成茨威格思想意识、心理情感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永远的“维也纳情结”。茨威格成年之后的世界主义理想、和平主义理想、人道主义情怀以及终生对文学艺术的痴迷，都与他的“维也纳情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茨威格出生在维也纳，维也纳是他童年的摇篮，他在维也纳长大成人，维也纳的一切都让茨威格神迷心醉。对维也纳的这种无法割舍的情结，终生流淌在茨威格的血液里，伴随着茨威格敏感的心灵一起跳动，即使在他凄苦的晚年、客居他乡之日，浓浓的“维也纳情结”依旧使他感到切肤般的疼痛。他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感叹道：“要是再看一眼那个美丽的、但遭到外国罪恶蹂躏的国家，定会使我非常痛苦；我觉得，欧洲由于自己的疯狂已濒临死亡。欧洲，我们神圣的故乡，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圣殿正在走向死亡。”^②“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总是一直怀着痛苦的忧虑思念着欧洲，一直想着在欧洲的奥地利，难以摆脱。在许多令人惊骇的危险地区中……惟有奥地利的命运特别令我关心，……整个欧洲的命运全系在那个小小国家身上——它恰巧是我的祖国。……那个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国家——奥地利，它的统治者曾一度在欧洲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现在——我

[奥]埃里希策尔纳《奥地利史》，李澍泂、杜文棠、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0、650页。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舒昌善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9页。

今天不得不再重复——它成了欧洲墙上的一块基石。……当我装作我早已不关心奥地利的命运时，我是怎样在欺骗自己呵！我每天从遥远的地方比我那些在祖国的朋友们更为奥地利缓慢而心切的最后挣扎而痛苦，……他们无忧无虑、幸福地过着他们的日子而看得更加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维也纳是茨威格的出生地，更是他朝思暮想的精神家园，他为自己是一个维也纳人而自豪，他曾由衷地感叹生活在维也纳“异常舒畅”。维也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灿烂辉煌的文化，雍容富足、艺术化的日常生活，悠久古老的历史，层次分明、华丽壮观的城市，优美迷人的自然风光，维也纳的咖啡馆，甚至空气里弥漫的上等葡萄酒、新鲜啤酒、精美甜食的气息……，维也纳的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烙印在茨威格的意识里，以至于茨威格回想起来如数家珍，他熟悉那里的每一条路、每一座教堂、每一座花园、每一个古老的角落，那些曾经拥有过的一切——城市、文化、艺术、友人……在他内心深处永远也割舍不掉。

茨威格出生之时的 19 世纪末期，在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维也纳已经持续繁荣昌盛了几百年，始终安然无恙地闪耀着古老的光辉。

美丽的维也纳本身犹如一曲优美飘逸的音乐。巍峨古老的宫殿，壮观华丽的屋宇，环城大道一圈一圈的宛若树的年轮似的层次分明地向外延伸，一直延伸到多瑙河、辽阔的平原和树木葱郁的阿尔卑斯山脉缓缓的余坡上。花草、树木、河流、平原、山

脉，把维也纳拥进大自然的怀抱里。夏日，树木葱葱郁郁，清澈的河水倒映着白云蓝天，一片勃勃生机；冬日，城市、平原、山脉，银妆素裹，洋溢着盎然诗意。

维也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培养了茨威格的世界主义理想。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生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几个世纪以来既无政治野心又无军事行动，而是醉心于文化艺术。长久以来，维也纳一直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在维也纳，7颗不朽的音乐明星——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曾在这里生活过，向全世界放射着光辉^①。欧洲文化的各种潮流在这里汇集，许多艺术大师如朝圣一般来到维也纳，例如意大利的皮兰德娄（1867—1936），这样一位戏剧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新剧作要在国外举行一次真正世界性的首演就选在维也纳；在维也纳的宫廷里、在贵族中、在民间，德意志的文化传统和斯拉夫的、匈牙利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法兰西的、佛兰德的文化传统有着血肉的联系。维也纳作为世界文化之都，最突出的文化特色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维也纳有着博采众长的愿望和接受外来影响的特殊敏感，它把那些最不一致的人才吸引到自己身边使他们彼此逐渐融洽，它能把一切具有极大差异的文化熔于一炉，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维也纳文化、奥地利文化。茨威格在维也纳布尔格剧院举行的胡果·封·霍夫曼斯塔尔的追悼会上的讲话中说，维也纳这个城市具有把“色彩和情调，上层和下层，贵族和平民，甘美和快活，整个巧妙地掺和在一起的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舒昌善等译，三联书店 1991年版，第 13、14页。

性格’^①。维也纳这座城市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具有多样化的因素、多元化的成分，它在思想意识上完全是超民族的，它从来都是把民族的和语言的一切对立的因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可以这样讲，维也纳文化是西方一切文化的综合。以至于凡是在维也纳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感觉到自己摆脱了偏狭和成见。所以，茨威格认为，生活在维也纳的人，“每一个居民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为一个超民族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公民”^②。

维也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就如同是“世界主义”的温床和摇篮，也正因为如此，茨威格早早就学会把欧洲共同联合的理想作为他心中的最高理想来加以热爱。茨威格生长在超民族的文化中心——维也纳，他对维也纳文化的理解比任何人都深刻和精辟，同时他对维也纳文化异常崇敬和热爱，他完全是被维也纳文化的乳汁哺育成人的，这正是茨威格“维也纳情结”的内涵之一。它培养茨威格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感和厌恶，从内心深处憎恨把人按人为的种族、群体、国籍划分成不同的等级。这是他世界主义理想形成的根本原因。茨威格梦想建立共同的欧洲，渴望世界是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不同语言的人、不同民族的人、不同国家的人，能够超越语言、民族和国家的障碍与界限，从思想意识上团结在一起，人不再用荒谬的血统论、种族论和出身论来划分等级，大家没有区别地和睦相处、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人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那儿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也

① 高中甫主编《茨威格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卷第65页。

② 《昨日的世界》第14页。

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国境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像越过格林威治子午线一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越过任何国家的边界线，人与人之间热情、友善、信任、和睦。成年后的茨威格走出维也纳，走出奥地利，在欧洲各国自由往来，无拘无束地去世界各地旅游，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在萨尔茨堡卡普齐纳山上的家中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界朋友。茨威格称那房子是“一所欧洲人的房子”^①。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著名作家、艺术家、画家、演员、学者，许多都曾经是茨威格家中的座上客，他们一起畅谈理想、人生、艺术，度过了愉快而美好的时光。茨威格一直在为自己的世界主义理想而努力。茨威格的国籍是奥地利，他用德语思考和写作，但是他的心灵却是超越民族、超越国家、超越语言而属于欧洲、属于全世界的。

生活的艺术化，这是维也纳文化又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作为音乐之都、艺术之都、文化之都的维也纳文化，茨威格曾如此这般地描述：“所谓文化不就是用艺术和爱情把赤裸裸的物质生活蒙上最美好、最温情和最微妙的色彩么？”^②在这样的思想意识的指引下，口腹之乐的物质享受在维也纳人看来，那仅仅只是属于非常一般的享受，重要的是从事音乐、跳舞、演戏、社交、讲究风度仪表，这些才是维也纳的特殊艺术。因此，维也纳人普遍对政治、军事、经济等大事极为冷漠，以至于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个人生活都把艺术当作头等重要的事。

虽然，维也纳本身是一座等级、阶层分明的城市，无产阶级

（昨日的世界》第 383 页。

同上，第 15 页。

住在城市的最外面一层，小市民住在第一到第九区的内城区，工商界人士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外交使团住在第三区，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区自己的府邸里。但是，住在维也纳的人，无论穷人或富人、捷克人或德意志人、犹太人或基督教徒，他们都习惯于在和睦的气氛中，欢喜怡然地享受生活。让茨威格终生难忘的是所有维也纳人乐观、宽容的生活原则——“自己生活和让别人生活”，而且在他晚年依然认为这一原则“它至今仍然是一个比一切绝对的命令更富于人性的原则”^①。茨威格称维也纳是“温柔淫靡的城市”，说它独一无二地熏染出了维也纳人生活的悠闲、无所事事的闲看、鉴赏艺术珍品和谈论生活目的的雅兴。维也纳人在和睦散漫的气氛中共同创造维也纳的文化艺术。

在维也纳，人们在门第、权利、官职、财产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甚至界限分明，“惟有对艺术，所有的人才感到有同样的权利，因为对维也纳艺术的爱护被视为是一种共同的义务”^②。可以说在艺术面前，维也纳人是人人平等的。不仅是上流社会的人崇尚艺术和礼仪，就是下层社会中最贫穷的人也具有某种对美和艺术的基本要求，维也纳人在社交场合和日常生活中充满温文尔雅的礼节意识。如果住在维也纳的人没有那样一种审美意识，那么，他就会被人们视为不是真正的维也纳人。一个维也纳人不热爱艺术，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维也纳人对艺术的崇尚和狂热，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许多微小的细节中可以得到强有力的证明。皇家剧院——维也纳艺

^① 《昨日的世界》第 28 页。

^② 同上，第 24 页。

术生活的中心，在生活艺术化的维也纳人看来，它不仅仅是一座演员在上面演戏的舞台，而且是反映大天地的小天地，是反映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社会可以从中间察到自己，正如茨威格所说：“舞台不仅仅是使人娱乐的场所，而是一本教人正确发音、学习优雅风度的有声有色的教科书。”^① 剧院成了维也纳人学习生活艺术、接受审美观念、培养高尚情趣的场所。一个人该怎样穿着打扮，怎样走进房间，怎样谈吐……这一切，维也纳人都是把皇家剧院的演员看作榜样的。他们喜爱所有的剧院，崇拜维也纳的艺术家，敬畏那些和皇家剧院稍稍沾点边的人。比如，曾经首演过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旧城堡剧院拆除时，维也纳整个社交界像参加葬礼似的，人们神情严肃而又激动地聚集在剧院大厅里，帷幕刚刚落下，就全都拥上舞台，争着为得到一块舞台的碎片作为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去，几十年后在数十户市民家中还能见到那些被保存在精致的小盒子里的木片，就像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里一样。又如，维也纳全城最有名的城堡剧院的最著名的女演员夏洛特·沃尔特的去世，竟然使茨威格家一个半文盲的老厨娘陷入极度的悲伤之中，可是，她从未去过那高贵的城堡剧院，也根本没有在舞台上或者日常生活中见过夏洛特·沃尔特，她只不过凭直觉感到夏洛特是属于全维也纳的集体财富，是全维也纳的骄傲，因此，夏洛特的死才会使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不幸^②。

对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的社会各阶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

《昨日的世界》，第 16 页。

同上，第 16-18 页。

各个层面。在维也纳，凡事都可成为庆祝的理由而让位给色彩和音乐，纵使出殡也是热热闹闹的，维也纳人追求“壮观的葬礼”、豪华的排场和众多的送葬人，可以说一个真正维也纳人的辞世，对他人来说则是一次大饱眼福的盛会。

由于对艺术的过分重视，追求生活的艺术化一方面使维也纳人对每一种艺术都十分崇敬，另一方面，经过几个世纪的艺术熏陶，维也纳人有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艺术鉴赏力，使他们在一切文化领域内达到超群的水平。这样，维也纳人一方面崇敬艺术家，另一方面却对艺术家要求非常严格。因此，谁想要在维也纳的舞台上站住脚，不仅要经受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且还要有高度的敬业精神，既要一丝不苟，又要精益求精、超越自我、勇于创新。这是因为对艺术家的监督不仅仅只来自专业评论家和同行，而且还来自每日每天的全体观众。维也纳市民那经过长期熏陶的艺术鉴赏力，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每一个艺术家最细小的差错。维也纳人对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风纪等方面的“马虎”往往能宽容谅解，但他们对艺术方面出现的细小差错却从不含糊，因为维也纳人认为这关系到维也纳的荣誉。茨威格说：“我们每一个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已习惯于在自己的生活中用严格、苛刻的标准要求艺术家的每一次演出。所以，能在维也纳成为明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要始终保持明星的地位却不容易”也正是如此，“在维也纳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清楚这种从不间断、毫不留情的监督，从而迫使自己锲而不舍，这样也就使整个艺术水平达到卓绝的程度”^①。当然，一个艺术家功成名就后，会受到维也纳人的顶礼

^①《昨日的世界》，第 20、21 页。

膜拜。这种近乎于宗教式的崇拜，甚至会爱屋及乌，旁及到对他周围人的崇拜。在维也纳的大街上，政府总理或者豪绅巨富走过时不会有人回头顾望，但是，一个皇家男演员或者一个歌剧女演员走过街上，连女售货员和马车夫都会认出他们，以至于著名演员的理发师和马车夫也竟然成为人们暗暗羡慕的体面人物了，如舒伯特的外孙女、索嫩塔尔的理发师、凯恩茨的男仆等，人们均怀着敬意对他们注目而视。

维也纳养育了茨威格，维也纳也培育了他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茨威格一出生就浸润在维也纳艺术化的生活中，维也纳这片艺术沃土培养了他的多种艺术细胞、广泛的兴趣，培养了他无与伦比的艺术鉴赏力，造就了茨威格这个艺术天才。维也纳生活的艺术化，铸就了茨威格从小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和终生对文学艺术的痴迷。以至于茨威格长大成人后，对文学艺术近乎宗教式的迷恋和狂热，而且这种痴迷始终同他的存在和生存方式息息相关。

茨威格在维也纳曾受到最为优秀的文化的熏陶，吸取过最为充分的艺术养料。这自幼便有的不泯的“维也纳情结”在他的小说中有明显的表现，如《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普拉特尔的春天》、《猩红热》、《家庭女教师》、《奇妙之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旧书商门德尔》、《青云无路》等。

维也纳生育了茨威格，养育了茨威格。“维也纳情结”融入茨威格的灵与肉，化为他的内在的本性之一，化为他的艺术生命的一部分，帮助他去进行艺术感受、艺术创造。

没有维也纳，就没有茨威格。

第二章 西方犹太人

茨威格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有的犹太资产阶级家庭。

大家知道，对当代世界有决定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都是犹太人。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改变了人们对人自身的认识^①。而且，在许多学科领域中开风气之先的代表人物，都有犹太人的血统，如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后工业社会论”的当代美国未来学家 D·贝尔、新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著名经济学家塞缪尔森……。犹太裔的科学家在诺贝尔科学、医学和经济学奖中占的比例非常高；勋伯格、马勒、鲁宾斯坦、海菲茨等世界著名音乐家的犹太背景，以及犹太人在商界、文学、绘画、戏剧、电影等领域的突出表现，在人类文化史上，形成了具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犹太文化之谜”^②。犹太人不仅爱文字，而且迷恋文学，没有哪一代犹太

^① 参见拙文《人是什么？》，《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详见潘光《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人中不涌现出几位为文学增添历久不衰作品的作家，卡夫卡、茨威格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一般地说，“犹太历史始于公元前 13 世纪‘出埃及’和十二部落定居迦南”^①。公元前 11 世纪，以色列——犹太王国成立，以色列英雄扫罗（Saul，前 1028—前 1013）被推为第一个国王，扫罗和他的 3 个儿子在和腓力斯人的战争中全都战死疆场。犹太部落的首领大卫（前 1013—前 973）建都耶路撒冷，最终完成了统一以色列和犹太部落的大业。大卫逝世后，他的儿子所罗门（Solomon，前 973—前 933）继位。所罗门在位期间，是以色列——犹太奴隶制王国的黄金时代。并且，所罗门去世之前，这个国家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公元前 928 年，以色列——犹太王国被罗波安（Rehoboam）和耶罗波安（Jeroboam）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北方以色列王国的人口和地域均超过南方犹太王国，而犹太王国则在犹太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因为它拥有耶路撒冷和圣殿。但是这两个国家均受到它们较强大的邻国的控制，因而并没有取得真正独立的地位。

公元前 722 年，亚述人消灭了以色列王国，掳走以色列两万七千多人，以色列变为亚述帝国的一个行省，犹太国也沦为亚述帝国的附庸。公元前 597 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在灭亡亚述帝国之后，攻陷耶路撒冷，并把几千名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公元前 586 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再次进兵耶路撒冷，火烧圣殿、

王宫，把大批王公、贵族、祭司、手工业者、建筑师和部分贫民约 5 万多人掳劫到巴比伦，这就是世界史上有名的“巴比伦之囚”^①。

公元前 538 年，波斯帝国灭亡了新巴比伦，把囚在巴比伦的五万多名犹太人迁返故国，重建耶路撒冷，并建立了傀儡政权，犹太国成为波斯的一个省。公元前 332 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击败波斯，犹太人又处于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王国的统治下，犹太国又成了希腊的一个省。犹太人在玛喀比父子的领导下，于公元前 166 年发动起义，公元前 142 年，恢复圣殿，犹太王朝一度出现。但是，公元前 64 年，罗马的庞培大举东侵，玛喀比家族统治内部分裂，犹太国最终成为罗马的属国。犹太人不堪残酷压迫，多次举行起义，反抗罗马统治。公元 66 年爆发了最大的一次起义，犹太人和罗马军队展开了殊死搏斗。重建起来的耶路撒冷毁于炮火，起义群众大多英勇就义，被俘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没有地方再立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再钉人”^②，在十字军穿越欧洲的道路上洒满了犹太人的鲜血。侥幸活下来的犹太人则被卖为奴或被驱逐，流散到世界各地。

古代犹太民族漫长而痛苦的乱离史被画上了绝望的句号，可命运留给犹太民族惟一的选择却是“永世的流浪”。犹太人在第一和第二世纪向东流入帕提亚帝国，在 11 世纪和 12 世纪向西流入北非，尔后又流入摩尔人统治的西班牙，最后从 13 世纪开始

① 详见 Thomas Cahill: *The Gifts of The Jews*, Printed i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ril 1998.

② 张效之主编 《东方文学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 页。

蔓延到整个欧洲，这股浪潮一直持续了四五个世纪，直到进入好客的波兰和立陶宛领土。在波兰，犹太移民受到了欢迎。但是好景不长，当 1648 年在赫米尔尼茨基领导下的乌克兰人起来反抗波兰统治时，犹太人首当其冲，在劫难逃，在 18 个月当中有 300 多个犹太城镇遭到破坏，有 10 万多犹太人（约占波兰犹太人的五分之一）被杀害。犹太人向东的迁移为赫米尔尼茨基的大屠杀所阻挡，他们开始像日趋汹涌的浪潮一样西进，这股浪潮在 19 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和 20 世纪初期达到了顶峰，在 30 年时间里约有 300 万犹太人从俄国和波兰移居美国和西欧，这种西进运动至今尚未停止^①。

犹太民族，一个神奇的民族，在他们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像种子一样散布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在其他民族中间定居、生存。两千多年来，虽然他们四处漂泊流浪、居无定所，到处受到歧视和羞辱，但是，他们在长期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及特殊的生活习俗，表现出独特的民族特性，为人类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虽然定居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遭受过种种侮辱和歧视，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以及与当地文化融合程度的不同；“约从 18 世纪开始，西迁的犹太人和东移的犹太人之间出现了心照不宣的裂痕”^②。一方面，东移的犹太人发现外部世界日趋不稳，因此他们重新遁入内心世界，并且在神秘主义中发现了新的人生意义和安慰；另一方面，西迁的犹太人则感到他们所处

详见查姆·伯曼特著、冯玮译《犹太人》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犹太人》第 32 页。）

的天地是一个富有希望和光明的天地，因此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样，欧洲犹太人便渐渐显出了差别，形成了所谓“东方犹太人”和“西方犹太人”^①。

东方犹太人，一般指的是散居在波兰、俄国、捷克等斯拉夫民族中的犹太人，他们大多处在民族矛盾较为尖锐的社群之中。犹太人和他们的外部世界彼此戒备，各自退避三舍，难于同当地的社会、文化相融合，他们主要被限制在以后被称为“栅栏区”的区域内，非经特许不得离开。东方犹太人大多在经济上极为困窘。但是，东方犹太人更多地保存了犹太民族古老的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的传统，大多操意第绪语，力图保持犹太传统的纯洁性。东方犹太人的生存状态与西方犹太人相比较而言，具有显著的不同，他们居住在犹太人区，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歧视和压迫，随时受到生存危机的威胁，有一种强烈的压抑感、莫名的恐惧心理。犹太民族的不幸命运，相对集中地体现在东方犹太人身上，对此卡夫卡有过仔细的观察、深入的了解，并对他们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②。

西方犹太人，一般指的是散布于西欧、主要生活于德国和奥地利这两大日耳曼国家中的犹太人。犹太人是世界主义者，他们渴望着求同存异，因为对犹太人来说，适应周围的民族环境，或者说，适应自己居住的土地，不仅是对外的一种保护措施，而且也是一种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他们渴望有自己的祖国，渴望安宁、太平，渴望消除外来陌生感，这就促使他们热诚地把自己和

阎嘉《触摸人类的心灵：茨威格》，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参见林和生《“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